

世界正义院

2002 年 4 月

致全球宗教领袖函

二十世纪留下的持久遗产，在于它促使世界各民族开始将自己视为同一个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并将地球视为这个大家庭的共同家园。尽管持续的冲突与暴力依然笼罩着地平线，但那些一度被视为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偏见，正在世界各地退却消融。随之倒塌的，是那些长期以来将人类大家庭四分五裂地划分为巴别塔式各自为政之文化、种族或民族身份的高墙。如此根本性的变革竟能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发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几乎是一夜之间——正彰显出未来蕴藏着何等巨大的可能性。

可悲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其存在的全部理由本应是为博爱与和平的事业服务——却竟屡屡成为这条道路上最为巨大的障碍之一；仅举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宗教长期以来将其信誉借予狂热主义。作为世界性宗教之一的最高管理机构，我们负有责任敦促宗教领袖认真正视这一挑战。这一问题及其所引发的种种境况，都要求我们坦率直言。我们相信，共同侍奉于神圣本体，必能确保我们所陈之言，得以以同样善意之精神接纳，恰如我们提出之时所怀的那份善意。

当我们考虑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这个问题便愈发鲜明。在过去，除了零星的例外，女性被视为低等的族类，其天性被迷信所围困，无从施展人类精神所蕴藏的潜能，并被贬抑至服务于男性需求之角色。显然，许多社会中这种状况依然存在，甚至被狂热地捍卫。然而，在全球话语的层面上，男女平等的概念——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已具有普世公认原则之约束力。它在大多数学术界和媒体中也享有类似的权威。此番观念的修正如此彻底，以至于男性优越论的倡导者如今只能在有识见的主流意见之边缘寻找支持。

被围困的民族主义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随着国际事务中的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危机，公民越来越容易辨别丰富生命的爱国之情，与那种屈从于旨在煽动对他人的仇恨与恐惧的煽惑言论。即使在参与惯常的民族主义仪式是权宜之计的情况下，公众的反应也往往既有昔日那种坚定的信念和热情，也常伴有尴尬之感。这种趋势因国际秩序中持续进行的重组而得到加强。无论联合国系统目前的形式有何缺陷，也无论其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打击侵略的能力多么受限，没有人会看错这一事实：绝对国家主权的迷恋正在走向消亡。

种族和民族偏见在历史进程中也受到了同样即决的处置，历史对这种虚妄自负已再无耐心。在此，对过去的摈弃尤为果决。种族主义因其与二十世纪的恐怖事件相关联而背负污名，其程度之深，以致颇有几分精神疾病之征象。尽管它在世界许多地方仍作为一种社会态度而存在——且荼毒着相当一部分人类的生活——种族偏见在原则上已受到普遍谴责，任何群体若与之认同，都将不再安然无恙。

这并非说黑暗的过去已被抹去，也并非说一个光明的新世界突然诞生。仍有无数人继续忍受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性别、国家、种姓和阶级偏见的影响。种种迹象表明，这种不公将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人类正在设计的制度和标准，只有缓慢地获得力量，方能构建新型关系秩序并为受压迫者带来解脱。然而，关键在于，人类已经跨越了一个门槛，从此不再有真正回头的可能。基本原则已被确定、阐明、广泛传播，并逐渐体现在能够将其施行于公共行为的制度之中。毫无疑问，无论斗争多么漫长而痛苦，其结果都将在基层彻底变革所有民族之间的关系。

* * *

二十世纪初，在各类偏见之中，宗教偏见本是最有可能被变革浪潮所冲垮。在西方，科学的进步毫不客气地撼动了宗派排他主义的某些核心支柱。在人类对自身观念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宗教领域最具前景的新兴发展，当属跨宗教对话运动。1893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甚至令其雄心勃勃的组织者始料未及，它催生了著名的“宗教议会”——一种灵性与道德共识的愿景，一度抓住了各大洲的公众想象力，甚至使博览会所展示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奇迹相形见绌。

简而言之，古老的隔阂之墙似乎已经倒塌。对于宗教领域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言，这次聚会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其杰出的主要组织者称，议会“将世界从偏执中解放出来”。人们自信地预测，富有远见的领导层将抓住这一机会，在长期以来分裂的宗教社区中唤醒一种情同手足的精神，为繁荣与进步的新世界提供所需的道德基础。受到这样的鼓舞，各种跨信仰运动纷纷扎根并蓬勃发展。大量以多种语言出版的文献，向越来越广泛的公众——包括信徒和非信徒——介绍了所有主要信仰的教义。这种兴趣随后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乃至后来的互联网，进一步传播开来。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了比较宗教学位课程。到本世纪末，几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跨信仰礼拜服务已变得日益普遍。

可惜的是，这些倡议显然既缺乏智识上的一致性，也缺乏灵性上的承诺。与正在改变人类其他社会关系的统一进程相比，“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在本质和起源上都同样有效”这一主张，正受到根深蒂固的宗派思维模式的顽固抵制。种族融合并非单纯出于感性或策略考量，而是源于一项共识：全人类是同一物种，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本身并不会为任何个体带来优势或施加不利条件。同理，妇女解放离不开社会机构与公众舆论达成共识：无论是生物、社会还是道德层面，都

不存在任何站得住脚的依据，能够合理化剥夺女性与男性完全平等、剥夺女孩与男孩平等教育机会的做法。我们承认有些国家为全球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代相传的虚妄成见——认为其他国家在文明建设上贡献甚微或毫无贡献——是正确的。

宗教领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无力承担如此根本的重新定位。社会其他领域则接受了人类一体原则的含义——不仅是作为文明进步的必然下一步，而且是作为我们人类在此集体历史关键时刻所带来的各种次等身份的圆满实现。然而，大部分有组织的宗教却瘫痪在未来的门槛上，被那些教条和声称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所束缚——这些教条和主张正是造成地球上居民之间一些最痛苦分裂的原因。

就人类福祉而言，其后果是毁灭性的。我们当然无需详细列举今天因狂热主义的爆发而降临在无辜民众身上的种种恐怖——这些狂热使宗教之名蒙羞。这种现象也并非最近才出现。仅举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欧洲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使该大陆失去了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冲突所激发的、盲目的宗派教条主义在大众意识中播下的种子，其长远收成究竟如何。

在这份罪责总账之上还必须加上对思想生命的背叛——这种背叛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严重地剥夺了宗教所固有的、在塑造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能力。由于专注于那些分散和消耗人类精力的议程，宗教机构往往成为阻碍探索实在、抑制人类理性能力运用的主要因素。倘若只是一味谴责物质主义或恐怖主义，却不首先坦诚直面责任缺位这一症结——正是这份失责让广大信众毫无屏障，极易遭受上述不良思潮侵蚀——那么这类谴责对于化解当下的道德危机便毫无实质助益。

这样的反思，无论多么痛苦，与其说是对有组织宗教的控诉，不如说是对其所代表的独特力量的提醒。众所周知，宗教触及动机的根源。当它忠于那些给予世界伟大信仰体系的超凡人物的精神与榜样时，它便在全体人民中唤醒了爱、宽恕、创造、勇于担当、克服偏见、为共同利益牺牲以及约束动物本能冲动的能力。毫无疑问，教化人性的原始力量，正是这历代神圣显示者的影响——可追溯到有记载历史之黎明时期。

这股在往昔时代如此有效地运作的同一力量，仍然是人类意识中一种不灭的特征。它不顾一切困难，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鼓励的情况下，继续支撑着无数人的生存斗争，并在所有土地上兴起英雄和圣徒——他们的生命是对各自信仰经典中所含原则的最有说服力的明证。正如文明的进程所显示的，宗教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的结构。事实上，很难想象文明的任何根本性进步不是从这一永恒源泉中汲取其道德动力的。那么，能否想象，人类历经数千年组织地球的进程，其向高潮阶段的过渡可以在精神真空中完成呢？如果说上个世纪释放到我们世界

上的那些悖谬的意识形态还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们最终证明，人类的需求无法通过人类发明范围内的替代品来满足。

巴哈欧拉在一个多世纪前写下、并在此后数十年中广为传播的话语，总结了今天对我们的启示：

“毫无疑问，世界上所有民族，无论其种族或宗教，都源自同一神圣源泉，都是同一上帝的子民。他们所遵守的律法之间的差异，应归因于它们被启示的时代的不同需求和紧急情况。除少数出于人类悖逆的结果外，所有这些律法都是上帝所命定，都是祂旨意与目的的反映。起来吧，以信仰的力量为武装，粉碎你们虚妄想象中的神祇——那些在你们中间播撒分歧者。坚守那些将你们凝聚在一起、使你们团结的事物。”

这样的呼吁并非要求人们放弃对任何世界伟大信仰体系中基本真理的信仰。恰恰相反。信仰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人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不能成为任何值得称为个人良知的权威。上述话语明确敦促的是放弃所有那些排他性或终极性的主张——这些主张将其根须缠绕在灵性生命周围，一直是扼杀团结冲动、助长仇恨与暴力的最大因素。

我们认为，宗教领袖若要在一个从二十世纪变革经验中形成的全球社会中具有意义，就必须回应这一历史性挑战。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所有宗教背后的真理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种认识并非通过解决神学争端而产生，而是源于一种直觉的觉醒——来自日益扩展的对他人的体验，以及对人类家庭本身一体性的初步接受。从继承自己逝世界的纷繁宗教教义、仪式和律法中，正在产生一种感觉：灵性生活，如同体现在不同国籍、种族和文化中的一体性一样，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实在，每个人都可以同样接近。为了使这种分散的、仍属尝试性的认识得以巩固并有效促进和平世界的建设，它必须得到那些——即使在此时——地球上广大民众仍向其寻求指引的人们的衷心确认。

世界各大宗教传统之间，在社会规条和崇拜形式上当然存在着广泛的差异。鉴于数千年来，神圣启示的相继出现一直在应对不断演进的文明的变化需求，情况几乎必然如此。事实上，大多数主要信仰经典的固有特征之一，似乎就是以某种形式表达了宗教演进性的原则。将本应丰富灵性体验的文化遗产当作煽动偏见、制造隔阂的工具加以操控，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脚。灵魂的首要任务永远是探究实在，按照自己所信服的真理生活，并充分尊重他人为同样目的所做的努力。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果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被承认在根源上同等神圣，其结果将鼓励或至少促进大量的人从一个宗教改信另一个宗教。无论这是否属实，与历史最终向那些意识到存在一个超越此尘世之世界的人敞开的机会——以及这种意识所赋予的责任——相比，这无疑是次要的。每一个伟大的信仰都可以举出令人印象深刻且可信的证词，证明其在培养道德品格方面的效力。同样，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论证，某一特定信仰体系的教义比任何其他信仰体系的教义更多或更少地滋生偏执和迷信。在一个日益融合的世界里，回应与交往的模式自然会经历持续的重组过程，而各种机构——无论何种机构——的角色必然是考虑如何以促进团结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发展。其最终结果——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社会上——将是健全的，这一保证在于地球上无数未被咨询的民众所持守的信念：宇宙并非由人类的任性所统治，而是由慈爱无误的天意所统治。

随着分隔各民族壁垒的崩塌，我们的时代也见证了那堵过去曾被认为将永远分隔天堂与尘世生活的、一度不可逾越的墙的瓦解。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教导信徒，服务他人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而且是灵魂接近上帝的一条途径。今天，社会的逐步重构赋予这一熟悉的教义以新的意义维度。随着一个以正义原则为动力的世界这一古老应许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目标，满足灵魂的需求与满足社会的需求将日益被视为成熟灵性生活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如果宗教领导层要迎接这后一种认识所代表的挑战，那么这种回应必须从承认以下这一点开始：宗教与科学是两种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意识潜能借此得以发展。这两种心智探索实在的基本模式远非彼此冲突，而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在那些罕见而快乐的历史时期——当它们互补的本质得到承认并能够协同工作时——最具生产力。科学进步所带来的洞见与技能，将始终需要寻求灵性与道德承诺的指引，以确保其适当应用；而宗教信念，无论多么珍贵，都必须心甘情愿地、感激地接受科学方法的公正检验。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我们需谨慎对待的问题，因为它最直接地触及良心。在世界所提供的众多诱惑中，宗教领袖们所专注的考验——毫不奇怪——是在信仰事务中行使权力。任何一位长期致力于认真冥想和研究某一伟大宗教经典的人，都不需要提醒那条关于权力有腐败倾向、且随权力增长而加剧的常被重复的格言。历世历代无数神职人员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未被颂扬的内在胜利，无疑一直是有组织宗教创造力的主要源泉之一，并应被视为其最高荣誉之一。同样，其他一些宗教领袖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诱惑的屈服，也在所有目睹此状的人们心中滋生了愤世嫉俗、腐败与绝望。宗教领袖在历史此刻履行其社会职责的能力所受的影响，无需赘述。

由于宗教关注品格的提升与关系的和谐，它在整个历史上一直充当着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终极权威。在每个时代，它都培养善行，谴责错误，并向所有愿意观看的人展示尚未实现的潜能愿景。理性灵魂从其忠告中获得鼓励，以克服世界所施加的局限并实现自我。顾名思义，宗教同时是将不同民族联合成日益庞大和复杂社会的主要力量，通过这种社会，被释放的个人能力得以找到表达。当今时代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使全人类有可能将这一文明进程视为一个单一的现象——我们的世界与上帝世界之间一再发生的相遇。

受此视角的启发，巴哈伊社团从一开始就是跨信仰活动的积极推动者。除了这些活动所创造的宝贵友谊之外，巴哈伊还在不同宗教相互靠近的努力中，看到对人类正进入集体成熟期这一神圣旨意的回应。我们社团的成员将继续尽我们所能提供协助。然而，我们有责任向这一共同努力中的伙伴们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信念：跨信仰对话若要为治愈困扰绝望人类的种种弊病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就必须现在诚实而不再逃避地面对那最初催生这一运动的至高真理所蕴含的意义：上帝是独一的，且超越所有文化表达和人为诠释的多样性，宗教同样也是独一的。

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宗教偏见的火焰日益高涨，可能点燃一场全球性大火，其后果不堪设想。世俗政府单靠自身无法克服这种危险。我们也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仅凭相互宽容的呼吁就能平息那些声称拥有神圣认可的敌意。这场危机要求宗教领袖与过去决裂，其果断程度不亚于为社会开辟道路以应对同样具有腐蚀性的种族、性别和国家偏见的行为。在良知事务上行使影响力的任何正当理由，都在于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在文明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转折点上，这种服务的要求再清楚不过了。巴哈欧拉敦促道：“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

[世界正义院 签署]